



卷首
卷一

~ 16
2603
1



16
2603
1-24
16
2603
1

序

盖自帖括之学，士以掇髭为能，学古为
迂。父兄戒其子弟，以为费白日于无用，一
二有志之士，搢觚画帛，又皆探拾耳闻，以
为信。故其书多抵牾，而不合。嗚呼！識既不
卓，学復不力，而欲取数于百年以上之書，
与古人分茅設菑，澆而論定之，盖亦難矣。

新定
孔氏
年
月
日
刻

今

子崇儒重道遐陬僻壤文教丕興三年貢士
並重策論詩賦于是海內咸知向化凡經
書子史而外散韻之學士自嬴秦迄乎唐
沒莫不探討以求底蘊亦云盛矣狀要皆
雲今附和援引舊說以為根據而欲獨標
精義以自成一室之言者絕無而僅有也

如昭明文選一書唐李善注最為精贍沒
六臣雖各有發明而支離穿鑿東坡以其
荒陋祇萬論也予嘗謂欲識文章之要為
熟看文選一書蓋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
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古則渾厚在今
則華麗也然索解不易而世又皆耳食以
考核難字善記誦為能於是日事咕嗶諱

者與作者終相隔膜。譬治冰者不究其源，治絲者不抽其棼，而欲得其條理，何可得乎？予承乏檇城，值方子廷珪《注文選集》成書，成將鏤版問世，而問序于予。予知方子於書無所不讀，下筆數萬言，倚馬立就，而是編獨自道其用力之多，閱十四寒暑而成，其尚窮源竟委，獨出新意，而於舊注盡收並采，棄瑕取瑜，期得作者之用心，而心卷自李善以後，注家無有及者。初非歸心自用，破辭滅裂，以炫其長也。至於列離騷為首卷，而於七啟等篇，次于賦末，其蘇李贈荅及諫示，亦先後釐正，而復以褚淵碑、九錫文為碍，理雖存而抑之，其識趣其學粹，如方子者，誠可與古人分茅設菑能

自成其一寄之言者也我知是編一出將
不脛而走不翼而飛海內之士爭奉為圭
臬誠足以揚於凡雅而翊贊文明也因升
數言而歸之

時

乾隆歲次乙酉孟夏穀旦

進士第直守福建臺灣府澎湖糧捕事
務嶺南製建偉勉亭氏題于榕城官署



昭明文選集成離騷題詞

方子廷珪投所注楚詞予覽之歎其用心之密也其言曰九歌作於見疏之初其音和離騷作於替予之時其詞怨九章作於既放之後其節厲矣微乎其言之也近時士不好古而生獨寃心於羸秦之上其亦飲墜露飡落英之志耶願

書之標題曰昭明文選集成生將畢志
於梁太子之全書以攬風雅之摠其必
有心得者也嘉之還其書而綴以言
乾隆甲申立夏前一日南產朱珪書



昭明文選集成序

文選一書纂自昭明註自李善唐人選
學與經史並重誠難之也杜工部研鑽
詩賦貫串百家自明得力不過云生平
精熟文選理但自梁迄今千有餘載求
其卓然專家唯李善首屈一指然善之
為功淹貫博洽直取數千載藝林文海

奔赴腕下可謂難矣而於作者之意尚
泛而寡要略而未備六臣雖有註釋重
複雜沓不過取善之緒餘再為展拓間
有已意發明則又滅裂文義支離破碎
揆諸作者杻鑿尤多甚矣選學之難非
自今也予自總角受經已見是書首閱
賦類字形詭異急難卒讀加以延邊修
幅脉絡難明求之註家多不通貫時習
舉業力有未暇且姑置之辛未林氏霽
川月波兄弟假予館東麓二子朝夕侍
地前臨大湖水影山光搖蕩心目時值
初夏林木如洗倚檻遠眺悠然嗒然因
憶向來所見文選賦類爰命二子檢取
架上反覆諦視其無所窺猶夫昔也既

而嘆曰古來無不可識之字無不可讀
之書因積諸日夜殫心竭思先其易者
後其難者梳櫛字句分晰段落博其義
類窮其歸宿研極既深渙然冰釋始敢
判以丹黃分其甲乙騷及諸體以次相
及選猶向來之選而所見異矣夫註家
之難非訓詁之難得作者之用心為難
是何也註者一家作者數百家非以我
之心逆作者之心不得也即以我之心
逆作者之心先據以成見臆解不得也
嗚呼十有四年於此矣暑雨寒風曉星
夜蠟吮管濡墨未嘗輟輟其有鈎棘狙
梧平其情以探之恐穿鑿愈離也文微
意隱設其地以處之恐附會愈晦也索

之上下以求其結聚本之情面以求其
變化庶幾書無不盡之意意無不盡之
言殆欲以撤蒙昧之部豐窺精微之堂
與俾讀者苦前日索解之難樂今日用
力之易父詔况勉人持一集即委窮源
由源達委馳騁康莊力追古作不難也
至於原選舊註互有是非得失凡例詳

之也茲編既成質之同人多所商定因
憶歷時之久用力之艱採輯羣言必衷
於是名曰昭明文選集成世之君子欲
以發翰墨之英華賡

國家之功德殆如維楫津梁可為涉水泛
舟之一助云爾

肯

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蒲月古榕方廷

珪伯海氏書於南臺釣龍書院

昭明文選集成凡例十六則

一離騷為詞賦之祖。凡兩都二京三都及七啟七發七命等篇。盛稱宮殿美人歌舞飲饌。畋獵本騷中招魂。班固堅幽通賦。託之占夢卜筮。本騷中靈氛巫咸。張平子思元賦。託之上下四方。本騷中求女。諸如此類。難以悉舉。舊列之三十一卷。是為數典而忘其祖矣。今改列為首卷。

一選序中既云以年代相次。則高唐神女及甘泉子虛

上林羽獵諸賦。原居班張各家之先。卽後來各家賦中亦多所借潤。今以騷爲首。高唐諸賦次之。舊首兩都。今改列爲第七卷。而七啓等篇與賦一類。賦終卽綴其後。庶幾原原本本。開卷瞭然。

一五言始於十九首。及蘇李贈答暨諸樂府。自應列前。選舊抑置之二十九卷。且五君咏中有阮步兵。亦當先錄其咏。懷十七首。始顯步兵本來面目。今亦五君咏列前。十七首列後。至於中間贈答。贈宜居先。答宜居後。顛倒甚多。悉爲正之。餘於理無害。仍從其舊。

一選中如九錫文。褚淵碑等篇。俱害理傷化。宜加刪除。仍留之者。所以存昭明之舊。且集中編次改移。雖有先後。初無去取。庶不同於作聰明亂舊章者。

一註釋典故。李善自是昭明功臣。非六臣所及。但於引據多發明少。卽張鳳翼之評林。剪裁舊註繁冗。頗有見解。失之於畧。顧適園之賦彙。疏解亦只於上下文義代爲聯絡。失之於泛。閔板瀾註亦多依約前人。失

之於襲其無發明一也。茲編所以異於各家者。字句既無疑義。而前後段落血脉承接。用意結穴。歷歷分明。無俟質賢師友。自可瞭然於展卷之下。至於一篇既終。總括大意。間以議論。尤屬切要。非等卮詞。

一。茲編圈點義例。悉依吾鄉先輩古文析義眼目。用黑圈。佳處用密圈。結穴用重圈。餘用句點。句圈。段落用截。大段小段。卽於截下分註。只閱一篇。餘可類推。騷賦詩文。俱同一例。

一。註選不下十數家。是者存之。其有難通處。愚必求之前後際。故於舊註駁正。改易十居六七。蓋讀書之法。不外以意逆志。庶能以讀者之心。印作者之心。註約則摘其註。以示乖舛。註繁則不勝摘。只以坊註舊註。混謬等字。概之以原本。俱在。學者不難以彼印此。一。編輯善註。不書善註者。以是者多。不是者少。文從其約也。集中訓詁引据。俱屬善註。發明俱屬鄙註。故比而同之。以有善註之訓詁。引据不可無鄙註之發明。

昭明選集序
三
爲功於昭明一而已矣。且亦以原本可稽也。若六臣註李延祚無註實只五臣是者少不是者多其所採入必書某云以別之善從其長也。至若善註應當改正上摘其註則亦書善云下則書按字以別之。

一選中難字極多不必前此有所承襲當明六體會意諧聲象形指事之法如山旁石旁水旁類不勝舉緣作者胸中有是物形然後摹擬字形以象之只按文義以意逆之情理自見無難解也舊註遇諸山旁石旁多作險峻解水旁多作盛大解全沒作者之用心矣。愚於此等多出新意棄舊註不用至於音註五方不同雖何義門著有文選音義予不採入釋音反切悉仍其舊。

一總目中騷賦諸類約而易詳則皆備載詩目繁多每卷只分類括其若干篇其目錄則詳於本卷之首庶便檢閱。

一選中如畋獵京都等賦俱分門類其幽通思玄閒居

文賦皆不列類。且以籍田甘泉屬之郊祀類。義亦未協。今改郊祀為典禮。幽通三篇編為感遇類。文賦一篇編為經籍類。他如詩文中各類。或遺或未協。亦各按其文義編類相次。

一是編舊分為六十卷。今約為五十九卷。經前人所訾。其未收入者。代為補出。後出師表一篇。蘭亭記一篇。閑情賦一篇。共三篇。另成一卷。仍為六十卷。而以跋文綴其後。

一騷賦中註釋務詳。求便初學。若騷賦既讀之後。必無難解之音義。故於詩文各種。則從其畧。

一是編凡五易稿。歷十餘寒暑。方始成帙。賴諸同人參訂。謀付棗梨。其篇中卷終緒言有益。後學悉為採入。標出姓氏。不敢掠美。以没人善。

一選中賦有鳥獸。無草木。文有贊頌。無傳記。至於五七言截律。及排律。填詞諸近體。六朝後始有。愚更有文選續編。嗣出以成全璧。

一是編讎校已經數手竝無錯訛誠恐坊賈射利翻刻
 誤人查出雖遠必究今卷首序文概用印油圖章以
 杜奸弊

倣范軒識

昭明文選集成卷首總目

卷首上

序文 凡例 姓氏 已載上 目錄 詳後

卷首下

昭明文選原序 李善上文選注表

卷之一

騷上 屈原全傳 離騷 共二篇

卷之二

騷下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少司命

山鬼 涉江 卜居 九辨五首 招魂 招隱士

卷之二 右共十五篇

卷之三 賦

共二篇

卷情類

高唐 神女 登徒子 洛神

共四篇

卷之四 賦

甘泉 藉田

卷典禮類

畋獵類

子虛

共三篇

卷之五 賦

上林 羽獵

共二篇

卷之六 賦

畋獵類

長楊 射雉

紀行類

北征 東征

共四篇

卷之七 賦

卷京都類

西都 東都

共二篇

卷之八 賦

卷京都類

西京

一篇

卷之九 賦

卷京都類

東京

一篇

卷之十 賦

卷京都類

南都 蜀都

共二篇

卷之十一 賦

京都類 吳都 一篇

卷之十二 賦

京都類 魏都 一篇

卷之十三 賦

紀行類 西征 一篇 此應與北征東征為一類因其幅長另為一卷且已刻定不及改也

卷之十四 賦

遊覽類 登樓 遊天台山 蕪城 宮殿類 魯靈光殿

景福殿 右共五篇

卷之十五 賦

物類 江海 共二篇

卷之十六 賦

物色類 風 秋興 雪 月 鳥獸類 鵬鳥 鸚鵡

鷓鴣 右共七篇

卷之十七 賦

鳥獸類 赭白馬 舞鶴 感遇類 幽通 共三篇

卷之十八 賦

感遇類 思位 歸田 共二篇

卷之十九

感遇類

閒居

哀傷類

長門

思舊

歎逝

懷舊

寡婦

恨別

右共八篇

卷之二十

賦

經籍類

文

音樂類

洞簫

舞

共三篇

卷之二十一

賦終

音樂類

長笛

笙

琴

嘯

共四篇

卷之二十二

賦類

七啓

七命

七發

共二十一篇

卷之二十三

詩

雜詩六十五首

始古詩十九首終張景陽雜詩十首

卷之二十四

詩

雜詩五十首

雜擬

始盧子諒時興詩終謝靈運

擬鄴中詩

卷之二十五

詩

雜詩三十五首

補亾

述德

勸勵

獻詩

公讌

祖餞

始東廣微六首終沈休文別范安成一首

卷之二十六 詩

雜詩四十三首

咏懷 臨終 哀傷 贈答

始阮嗣宗十七首終劉公幹贈從弟三首

卷之二十七 詩

贈答詩三十一首 始曹子建贈徐幹終潘正叔贈

王元貺

卷之二十八 詩

贈答詩十七首 始傅長虞贈何邵王濟終謝靈運

酬從弟惠連

卷之二十九 詩

贈答詩合

行旅

詩三十四首 始顏延年贈王

太常終謝靈運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卷之三十 詩

行旅詩合

軍戎

郊廟

樂府

詩三十三首 始顏

延年北使洛終石季倫王明君辭

卷之三十三 詩

樂府詩合

挽歌

雜歌

三十六首 始陸士衡十七

首終陸韓卿孺子妾歌一首

卷之三十二 詩

雜詩三十首

咏史

百一

遊仙

始王仲宣一

卷之三十三 詩

首終郭景純七首

卷之三十三 詩

雜詩二十七首

招隱

及招隱

遊覽

始左太

卷之三十四 詩終

冲三首終徐敬業酬到長史漑一首

卷之三十四 詩終

擬體詩四十一首

始袁陽源傲白馬篇一首終江

卷之三十五

文通雜體三十首

以上詩共四百四十二首

卷之三十五

詔

漢武帝

賢良

册

九錫文令

宣德皇后教

修張良廟

修楚元王墓

策問

永明五首

天監三首

右共十四篇

卷之三十六

表類

薦禰衡

前出師

求自試

求通親親

讓開府

陳情

謝平原內史

勸進

右共八篇

卷之三十七

表類

求為諸孫置守塚人

讓中書監

薦譙元彥

自解 謫五陵 求加贈劉前軍 讓宣城郡公
讓吏部封侯 薦士讓代兄襲封 求立太宰碑

右共十一篇

卷之三十八

上書 上秦始皇 上吳王 獄中自明 諫獵

諫吳王滂 重諫舉兵 詣建平王 啓類 奏答七夕詩

謝修卞忠貞墓 固謝奪禮 右共十篇

卷之三十九

彈事類 彈曹景宗 彈劉整 彈王源 牋類 答臨淄侯

與魏文帝 答東阿王 重答魏太子 與魏太子
為鄭冲勸晉王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 勸今上

奏記類 請蔣公 右共十二篇

卷之四十

書類 答蘇武 報任少卿 報孫會宗 論盛孝章

與彭寵 與魏文帝 與孫權 右共七篇

卷之四十一

書類 與吳質 與鍾大理 與楊德祖 與吳季重

答東阿王 與滿公琰 與曹長思 與岑文瑜
與從弟君苗君胄

右共九篇

卷之四十二

書類

與山巨源絕交

與孫皓

與嵇茂齊

與陳伯之

重答劉秣陵

移類

讓太常博士

北山移文

卷之四十三

檄類

喻巴蜀

為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

檄蜀文

難類

難蜀父老

卷之四十四

對問

對楚王問

設論

客難

解嘲

答賓戲

辭類

秋風

歸去來

右共六篇

卷之四十五

序類

毛詩

尚書

春秋左氏

三都賦

思歸引

豪士賦

曲水詩

王文憲集

右共八篇

卷之四十六

頌類

聖主得賢臣

趙充國

出師

酒德

高祖功臣

贊類

東方朔畫贊

三國名臣序贊

右共七篇

卷之四十七

符命

封禪文

劇秦美新

典引

共三篇

卷之四十八

史論

公孫弘傳

晉武帝革命

晉紀總論

漢書皇后紀論

右共四篇

卷之四十九

史論 二十八將論 宦者傳論 逸民傳論

謝靈運傳 恩倖傳論 史述贊 述高紀贊

述成紀贊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 光武紀贊

右共九篇

卷之五十

論 過秦 非有先生 四子講德

共三篇

卷之五十一

論 王命 典論論文 六代 博奕

共四篇

卷之五十二

論 養生 運命 辨六上 辨七下

共四篇

卷之五十三

論 五等諸侯 辨命 共二篇

卷之五十四

論 廣絕交論一篇 演連珠 五十篇

卷之五十五

箴 女史銘 封燕然山 座右 劔閣 石闕 新刻漏

賦
卷之五十六
誄辭 王仲宣 楊荊州 楊仲武 共八篇

卷之五十六

誄辭 夏侯常侍 馬汧督 楊給事 陶徵士

宣貴妃

右共五篇

卷之五十七

哀 哀永逝文 宋皇后哀策文 齊皇后哀策文

碑文 郭林宗 陳仲弓 褚淵 右共六篇

卷之五十八

碑文 頭陀寺 徐安陸昭王墓誌 劉先生夫人

右共三篇

卷之五十九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 弔文 弔屈原 弔魏武帝

祭文 祭古塚 祭屈原 祭顏光祿 右共六篇

卷之六十 補編

表 後出師 序 蘭亭 賦 閑情 共三篇

以上雜文通共二百一十五篇

以上錄文賦共二百一十五篇

共三篇

昭明文選集成卷首上 目錄終

昭明文選集成卷首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姪 煥叔準校刻

首卷總目 文選原序 李善上文選注表

右共二篇

按六臣亦有表文一篇其文不佳故刪之

文選原序

梁昭明太子撰

梁書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母丁貴嬪天監元年立為皇太子生而聰敏三

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諷誦七年貴嬪有疾太子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中大通三年三月寢

疾恐詒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四月乙巳薨。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詔歛以袞冕。謚曰昭明。五月葬安寧陵。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南史昭明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登強仕。方有家嗣。時徐元瑜降。續又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竝下。過目皆憶。每遊宴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幾。內外百司奏事。謬妄。皆卽辭。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性寬和。容衆。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竝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每霖雨積雪。遣左右行視貧困。及流離道路。以米密加賑賜。又出主衣絹帛。年常作襦袴各三千領。以施寒者。不令人知。開東宮。雖燕居內殿。坐起恆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中大通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詒帝憂。以寢疾聞。四月薨。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厠庶及疆徼之人。聞喪

哀慟。○陸龜蒙小名錄。昭明太子。小字維摩。

式觀元始。

式用也。元始謂太古。

眇觀元風。

眇觀遙觀也。元風謂淳風。

冬穴夏巢之時。茹

毛。

茹食也。地所生草木。曰毛。時未有稼穡。

飲血之世。

未知熟食。故飲禽獸之血。

世質民淳。斯文

未作。

以上從未有文。字說入是原起。

逮乎伏羲氏之有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

契。

伏羲臣蒼頡始造字。

以代結繩之政。

易上古結繩而治。

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

天文日月星辰。時變四時變易。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禮樂

文章化成。化下使成。理。

文之時義遠矣哉。

從未有文字。說到若夫。椎輪為

大輅之始。

大輅之始。

椎輪古棧車。大輅玉輅。

大輅寧有椎輪之質。

盡變其質。言尚交。

增冰為

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

荀子。冰生于水。而寒于水。

何哉。蓋踵其事而

增華頂大變其本而加厲頂增水厲猶烈也物固有之文亦宜然是借

此形彼見文為風氣所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

必開必不仍太古之質云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古詩兼賦比興今只

日賦無此與故日異荀宋表之於前荀卿有禮智諸賦宋玉有賈馬繼之

於末賈賈說馬司馬相如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

作張衡西京賦托於憑虛公子相如上林賦托於亡是公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賦二

楊雄所作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興起所賦之事魚蟲禽獸之

流鵬鳥赭白馬之類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屈原為詞賦之祖故另敘

入但彼名為騷不名為賦故後人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

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

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以上言賦遂并及騷單表

屈原賦之源雖本於詩而騷又為賦之始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王道始於修身以教家故為桑間濮上

濮水衛地晉平公遊濮水上聞師已所作靡靡正始又二南為正風之始亡國之音表故

風雅之道粲然可觀三百篇乃詩之緣起另敘作引自炎漢漢以火德中葉厥

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韋孟傳楚元王孫戊作降將著河梁

之篇謂李陵五言詩始於李陵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如漢郊祀歌練時日

也。時更七代。自周秦至梁凡八代。今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

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向曰縹青白色。緗淺黃色。帙書衣。自非略

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大半難矣。略在所棄。集在所收。言

所棄者兼為採錄。耳目難以為功。若夫姬公之籍。官禮孔父之

書。六經之類。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

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

能文為本。今之所選。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如荀韓忠臣之

抗直。如劉向上封事諸疏之類。謀夫之話。辨士之端。舌冰釋泉涌。金相玉振。

所謂坐狙邱。議稷下。狙邱稷下皆齊地之邱山。齊田巴置館於稷下。以待遊談之士。言論說雖可採。只可

供談鋒於文無涉。亦在所棄。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仲連食其是游說一流人。留

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張良封留侯。陳平封曲逆侯。是經濟一流人。蓋乃事美

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言此四子

之事。見聞既習。推此之類。原不勝採。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

取。言已所收入之篇章。惟取文而已。與經世之書不同。故曰異。至於記事之史。記事者以事係日。以日係

月。以月係時。繫年之書。三傳史記等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

篇翰。亦已不同。此亦是經世之書。與以文名選之意。不若其讚

論之綜緝辭采。綜緝會聚也。序述之錯比。錯雜比合也。文華事出於沈思。

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為

三十卷。都總也。名曰文選云耳。再將所入選意申明一番。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按序文有上下數千年之識。於文之原委體制。所去所取。別白如數螺紋。質而不俚。詳而有體。筆力尤巖業簡潔異常。

篇中敘詩賦詳。敘各體略。作者之意。原重在詩賦也。詳略中各見結構。亦是為此選導其先路者。何念脩

上文選注表

唐李善。揚州江都人。有雅行。淹貫古今。人號書籠。唐高宗顯慶中。由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

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註。數拆淵洽。干顯慶三年九月十七日。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徙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方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初善註文選。成持以問子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以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邕註今不傳。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道即高明上覆之。縹繁也。景日月緯五星

二十八宿曰緯。以照臨。二句以光被德載八埏。德即博厚。下載之德。載承載淮南子九州之外

有八麗山川以錯峙。峙。屹立貌。二句以承載之垂象之文斯著。

含章之義聿宣。文。天文。文章。地文。垂象。含章。本易天協人靈以取

則基化成而自遠。

協合則法也。人為萬物之靈，惟天地文合乎人心，故人心所宜為文，皆取法天地自然。

露而必本帝王治化之。故義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

呂氏春秋：昔葛天氏

成樂歌始作，傳播及後。草木四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

之樂。三人，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

總禽獸。媧簧之後，世本女媧作簧。挾叢雲之奧詞，藜挾颺也。尚

書大傳：舜將禪禹，於是俊父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叢藜，八風循

道。○四句承化成來，上二句未有文字，樂歌已有。下二句已有

文字，樂步驟分途。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驚大意是言道為治世

歌愈章。步驟分途。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驚大意是言道為治世

不可少，但其中有星躔殊建。夏商周視斗柄所指之十二次，日運曰躔

安勉勞逸之不同。星躔殊建。夏商周視斗柄所指之十二次，日運曰躔

為歲首。○二句見自三代至六朝，文之好尚不同。如球鍾愈暢

步驟之經歷，各殊其途。星躔之子丑寅，各殊其建。球鍾愈暢

球玉磬，虞書：戛擊鳴舞，詠方滋。滋，盛也。喻文之盛，如六代之樂

球，喻文之大鳴。小鳴，舞詠方滋。滋，盛也。喻文之盛，如六代之樂

盛於前代，如下所云。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詞人指屈原言

此四句俱借來說文。御蘭芬於絕代。詞人指屈原言

也。御蘭芬於絕代。詞人指屈原言

而通一經，今之學者，非獨與之華藻也。又虛玄流正始之音。虛

從而繡其輦，輦言用文飾於不必用之地。虛玄流正始之音。虛

謂以無為宗，老莊之屬，正始魏曹芳年號。時何晏善談老莊，天

下翁然宗之。此正始與上篇正始之道著不同。衛玠別傳：玠至

武昌，見王敦，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

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

音。氣質馳建安之體。沈約宋書：子建仲宣以氣騰雅詠於圭陰

謚贈陸機詩云：婉婉長離，凌江而翔。長離，云誰騰雅詠於圭陰

咨爾陸生，長離鳳也。北度謂吳亡北度入洛。騰雅詠於圭陰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註：土圭長

尺五寸，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景正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測景

於地，故曰圭陰。蓋洛陽為天地之中，於日景無盈縮處。化龍東

驚音叶平煽風流於江左。

晉陽秋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時永嘉末大亂唯琅琊西陽

汝南南頓彭城五王渡江而東後琅琊王即位是為中宗煽揚也風流謂文物自元帝中興庾王陶謝輩出文章獨盛江左

爰逮有梁宏材彌劭。

梁武帝受齊禪宏材謂沈約范雲輩劭勉也言益勉而進于文○以上敘各朝之

支筆力凝鍊不漏不

昭明太子業膺守器。

業職業膺當也天位日神器太子為儲君

故曰譽貞問寢。

文王朝王季事見禮記文王世子居肅成而講藝在東宮集諸

儒於肅成門內講開博望以招賢。

漢武帝為太子據開博望苑以通賓客○四句切太子

寒中葉之詞林。

寒收也中葉自周秦酌前修之筆海之所修錄至梁詞林文詞如林酌前修之筆海

筆海筆墨

周巡綿嶠羣書如周穆巡遊天下無遠不到品盈尺如海之廣周巡綿嶠羣書如周穆巡遊天下無遠不到品盈尺

之珍。

玉品題高下盈尺玉也韓詩外傳良楚望長瀾水湍急為玉品題高下盈尺玉也韓詩外傳良楚望長瀾水湍急為

楚境江。搜徑寸之寶。

徑寸見國策以上四句故撰斯一集名曰漢之瀾是詩中之比字字警策

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

準所以為平之器的射的伏惟陛下言法則也○以上言文選

經緯成德。

左傳經天緯地曰文成德謂成其德於已文思垂風謂垂風化於天下則

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

三辰日月星漢書武帝元封七年定太初歷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二句言

其德之光被

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

物即無為而治雲門黃帝樂雲英帝嚳樂合唐虞夏商為六代獨言雲英者舉一以包

其餘二句言其治之郵隆匹乎六代是頌聖乃作表之體亦與進文選註

孰可撮壤崇山導涓宗海。

撮掬壤土也山之高非一意有關會也海惟江漢之水方可朝宗豈引涓滴之水可以宗之臣蓬衡

二句總見高宗學問高深非臣下所能損益亦是頌聖

葛品樗散陋姿。

蓬蓬戶衡衡門葛小也樗不材之木散棄也語本莊子

誦委授筴簡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音義汾河用張安世事

不遺一字不曰河東而曰汾河與下崇山取對崇山墜簡未議

澄心晉嵩山下有古簡一枚載蝌蚪書兩行張華以問東晉哲

記往事言已之學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未日實味通津

四通之路謙故勉十舍之勞三十里為一舍淮南子夫騏驥千

言無所見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寄猶乘也魏畧董遇好學人從學

亦可勉而至於寄三餘之暇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書百遍而

義自見從學者云苦竭無日遇日以三餘弋釣書部願言注緝

冬者歲之餘兩者晴之餘夜者日之餘殺青甫就殺青以火炙

緝編也分三合成六十卷注選殺青甫就青竹而為簡輕用

上聞亭帶自珍享獻也曹丕典論論文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言

然不忍緘石知謬緘封而藏之也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

舍也緘石知謬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

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華篋十重緹巾十襲客各掩口胡

虛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

之心守之愈固二句謙言已所注選藏之家則敢有塵於廣

同做帚之珍示之人則如緘石之謬不足貴也敢有塵於廣

內塵穢也廣內大庶無遺於小說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

所不遺耳以上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鴻大慈曲垂照覽謹言

於進呈寓自謙顯慶三年九月上表高宗紀永徽七年

按表者表白其事魏晉而上皆用散行無四六駢體至六

朝始有然亦分二種有指陳事理者有陳謝慶賀者陳謝

慶賀唐宋而後槩用駢體而指陳事理亦多用散行以不

如是則無以反覆事理而曲暢之也。卽駢體中亦要依類切題。不特原起正位處當切。卽頌聖自謙亦要比事屬詞。六朝所以失之繁蕪。由於只取富麗浮夸不實。銘誌碑碣。按之本人多不相似。處處可通。故不足貴。此表截截周到。字字雅切。自未有文字說到既有文字見累朝體製不同。宗匠各擅。則昭明茲選。誠有益藝林。已之註選。非徒勞翰墨矣。其括各家處。品昭明處。頌聖自謙處。不落膚泛穠纖。筆墨當遠駕六朝之上。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一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男輝祖叔景校刻

騷上目錄 本傳全 離騷本篇

右共二篇

按朱氏悔廣舊有離騷辨及山鬼二篇。識見議論卓絕。

諸家二篇註中多採用其說。俱以朱云標而出之。

離騷上

附司馬遷屈原列傳一篇。按離騷舊列於三十一卷。今改訂爲卷首。說見凡例。

按龍門傳大夫以離騷上追三百篇。推其志與日月爭光。可謂深知大夫矣。但作騷及九歌九章。各有先後緣起。讀

全騷自明。予特表而出之。以見大夫非同於悻悻之小丈夫者。是錄騷不可不先錄此傳。以指其失。語詳騷中。至傳中既嫉之以下。遽接雖放流。則由後人誤脫落二十八字。於豈足福哉之下。語詳傳中。予生平喜讀是篇。每到脫誤處。輒掩卷不下。後分章分句於各截求之。豁然有悟。因為移易前後。頓覺文隨字順。此則千百年來前人所未議及者。因沉潛反覆而有以得之。正之如左。質諸海內高明之士。

屈原列傳

倣范軒定本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唯同姓故義當與國共存亡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二句是一生大本領。乃是傳中大眼目。下面諫懷王不宜信秦絕齊。及入

秦可証其明治亂作離騷。可証其嫻辭令。入手提明。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明於治亂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嫻於辭令王甚任之。與下疏字細字對上官大夫

對頭出現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心字甚深。妬嫉已非一日懷王使屈平造

為憲令。憲法也。猶今之律例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為

寵故欲奪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

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獻讒只一語。寫王怒而盡何等筆力

疏。屈平。

此段下太史公便接入作離騷。但疏與替是兩時事。騷前云荃不察余之中情。反信讒而齊怒。是疏時事。後云

朝諄夕替。則由疏而替。明是兩截。是作離騷。乃替。屈平疾王聽

時事。非疏時事。太史公竟合兩截。為一截。說見後。之。不。聰。也。讒。語。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騰躑而起

用四句疊下。文氣方厚。賈長沙過秦論起處。亦用四句。同此法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推原所以

作騷之故。離。騷。者。猶。離。憂。也。先總釋名義。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

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

不。呼。父。母。也。此以騷中怨憤。同人之呼天呼父。毋本於憂愁幽思。非無因而作。屈。平。正。道。直。行。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能。無。怨。乎。窮字怨字皆發。明憂愁幽思意。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此史遷於武帝

事多微詞。國。風。好。色。而。不。淫。騷中之求女。小。雅。怨。誹。而。不。亂。騷中之責黨人。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如

稱三后純粹等。是皆能任賢致治者。明。道。德。之。廣。崇。騷中之言芳言玉等。治。亂。之。條。貫。騷中言堯舜桀紂及夏

啓太康等。靡。不。畢。見。其。文。約。文字也。其。辭。微。辭句也。其。志。潔。騷中所云

美。其。行。廉。騷中所云。修。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暗頂上道。舉類邇而

見。義。遠。暗頂上治。亂條貫。其。志。潔。故。其。稱。物。芳。以眾芳。草自况。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踈。踈謂變其行法前修。依彭咸。四句再將志行申說一番。濯。淖。汗。泥。之。中。淖。濁也。濯。洗滌也。

也。眾皆溺汗泥之。中。彼獨濯而出之。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

垢。蛻。蟬去壳也。蟬本潔。去壳則愈致其。然。潔。故。世。之。垢。不。能。滋。頂。上。蟬。蛻。句。來。矚。然。泥。而。不。滓。者。也。矚。然。

潔白貌。滓穢也。推此志也。不垢不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段極

頂上濯淖向來內却分出數層。始原其忠信見疑被謗乃作騷緣由。次以離騷

可追國風小雅深贊其用意忠厚得詩人性情之正帝嚳至不

容自踈括騷中大意復以大夫之忠信歸本大夫之志行直揭

其與日月爭光反覆淋漓亦是一篇之中三致意也。太史公

報任少卿書屈原放逐而作離騷其放逐由於忠信已下蚕室

亦以忠信獲罪因成史記是明以史記配離騷矣遂借他人酒

杯澆自己壘塊其曰王聽不聰云云是責楚君臣是責漢君臣

是哭屈原是哭自己又將離騷許多好處可繼三百篇且中間

上下古今包羅萬有是贊離騷是贊史記屈原既緇細字遙接

此時真有提刀而立躊躇四顧之象矣。屈原既緇細字遙接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合從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

詳當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

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負是懷遂絕齊何

先割地後絕齊愚至於是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

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又不大興師伐秦秦發兵

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

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

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數怒字又篇楚大困明年

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

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所任皆是此等

愚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被張儀玩弄是時屈平既疏又

股掌之上

人如何不受人

遙

又

又

應疏字作章法。此處只是疏遺却替不復在位使於齊大夫此時

只是不在左徒之位尚任職為王使齊及下諫懷王離騷安得便作於此時九歌在此時作無疑矣顧反諫懷王

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

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又貪又

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謂之稚子則

知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

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

於秦而歸葬了懷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已一悞

再悞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提筆屈原既嫉

之既字從勸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

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兩怒字前後相應可稱肖子。後幅豈

十八字宜移在此乃脫簡也放流從遷字來否則時大夫猶

在國放流二字便無着落緣此處上既字下雖字恰好副荀故

人看來不起疑耳今為訂正雖字即接於怒而遷之下文勢尤

緊奏併作騷情事一作於未放之前一作於既放之後亦秩秩

分明矣然後從懷王不悟發出感慨將上面張儀鄭袖令尹子

蘭上官大夫一起收拾而以忠不忠賢不賢歸咎於懷王不知

人為一大結與上截日月爭光一大結相應雖放流睠顧楚國

方成章法此則誤出後人不關龍門事也繫心懷王不怠欲反歌九章之作為一時事實則九章作於既

放之後情詞悲憤反國之念已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是

絕不同九歌之忠厚和平也而欲反覆之反覆謂長言短一篇

昭明文選集

卷之一

屈原列傳

五

故古

之中三致意焉。再三致意於君與國。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君怒

終於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放是頃襄王事終歸罪於懷

用其身致兵挫地削終又不悟大夫之忠不聽其言致深陷虎

穴且懷王若悟則必專屬嗣君委任大夫或得歸國尚未可知

三字中包許多情事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

且即伏下不知人舉賢以自佐然亾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

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先從事理泛論然後將

知人由於不明作數層結束酣恣極矣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

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亾其六

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

我心惻。賢可用而不用故人見之惻然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

汲謂以汲器出之則澤足及物是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段明

由王者之明故上下並受其福公文字下面接出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如何可通坊評明知其

難通附會之曰遙接夫夾叙夾論古人原有遙接之法章法未

嘗不井然國策蘇秦合從篇一路夾叙夾論亦用遙接法斷無

交割不清者今將此二十八字移前全傳即於豈足福之下接

出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云云即承上放流來論後復

叙詳其結局坊本俱節去何異取鶴膝而別之也今合全傳讀

之則由任而疏而放而死屈原至於江濱。再叙起以下被髮行

吟澤畔。行吟即作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

三閭大夫歟。三閭所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混濁謂

我獨清衆人皆醉。醉謂無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

知知識

凝滯於物凝滯謂窒碍而能與世推移推移時隆則從而汙舉世混濁

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隨濁之流仍揚去濁之衆人皆醉何不

舖其糟而啜其醢舖食啜飲也醢薄酒也糟本不能醉人益之

其為醒此與世推移妙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

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誰能以身之察察

察察明潔貌受物之汶汶者乎物指衣冠中垢穢汶汶不明貌

喻意說入正意蓋大夫自信姱修之德澡雪已淨終不能以

獨清獨醒之身使濁者醉者得以相浼也林註仍作喻意非寧

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仇赴湘流承上既不受物之汶汶則

與湘流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白盛貌視察察愈極其白

其潔也愈著其皓皓之白必而蒙世之溫蘱乎溫蘱索隱註為昏積未

不使世從而相浼也龍門當有所本但亦不必穿鑿以求解耳乃作懷沙之賦其辭

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夫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大傷懷永

哀兮一篇文皆以汨徂南土汨水行疾貌眴兮杳杳孔靜幽默

此承上汨徂南土來言一路所見凄凉之景眴目數動貌杳杳

深冥貌路所經歷前望無際故目數為搖動也孔甚幽暗也默

無聲也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紆屈軫痛也言所痛非一事離

遭愍傷撫情而效志兮冤屈而自抑撫按也效猶覈也抑遏也

鞠窮也或有以致之乎因按已之情覈已之志不過列方以為

欲存君與國竟遭斥逐屈遏其情志使不得白也

圖兮常度未替

此又承上既遭冤屈則將變所為以從俗乎列

廢不能

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

易初謂變易初心迪有二義書

遠變也

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章明也畫竹

蹈此當兼二義言欲變易

初心與本來所蹈之道

畫物則分寸不移志念也墨謂繩墨匠者據以揆物則曲直不

易言已所守有一定之成法終不改其前圖以從俗也前圖謂

古先聖賢成法即騷

中所云法前修意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賊

賊史巧倖不斷兮

孰察其揆正

上自表操守之正此四句自表才德之盛厚謂道

此極言其德盛倖書作垂性巧舜命以為共工斲所賊所盛美也

已之才巧如工倖宜使之斲而不斷喻不用也雖能揆物之正

使無偏陂反側其孰能

察之此極言其才盛

兮瞽以為無明

此自表文章之美玄墨幽冥也有眸子而無見

處幽微瞽亦是喻不用夫玄文雖處幽其章自在離婁雖微睇

其明自在矇瞍與瞽便以為不章無明士有文章未竟其用何

以異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笈兮雞鶩翔舞

於是

上文而言操守才德文章之盛不見用於世由是非變亂

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承上推原是非所以變亂倒置之故由於人品好醜不分為一

截揉攪亂也槩平斗斛木固謂不可轉移臧善也即上操守等

項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此二句責黨人處非其據以乘舟

人處高位任既重矣載既多矣不能持危

如舟任載之多陷於泥中滯留不能前進懷瑾握瑜兮窮不知

所示也此二句自謂在衣為懷在手為握瑾瑜美玉

則忌之。騷所謂各興心而嫉妬也。

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有。

承上瑾瑜二句。瑾瑜既不以示人，則人之知其少，此四句合下二句，皆言不炫美之實。句眼在質字。朴字，文質

文中，有質疏內，疏通於內，謂章美內含，不自表暴。此以學問言。異采，殊異之文采。材，有用之木。朴，林註作木皮。木去皮，則文理外見。今既蔽之以朴，則不炫其美於外。且物以少見珍。今又積聚衆材，故人見而輕之，不知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

可選。

音分孰知余之從容。

以下再將中間數章申明襲亦重也。仁義重之襲之，亦是不炫美以示人。

豐猶富足也。外更加之以謹厚，則知者益少。二句就道古固有德言。句眼在重字。襲字，選逢也。從容，舉動自得之意。古固有

不竝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此又承上作自疑之詞。重華既不可選，是終無一知余者。但聖賢不並時而生，非自今日古固有之。第不知何故不並時而生也。生重華之後者，為湯禹，應或

知余者，亦去今久遠，邈然而不可慕。與不慕，違改忿兮。抑心而

可選重華，一而已矣。慕，謂慕與生並時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

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違逆也。忿，同憤。謂憤嫉之心。言懲與世逆，改其憤嫉之心。

以從俗，強自抑其心而改之。然人各有心，不可強也。寧罹死亡之痛，終不遷徙其心。像，似也。彭咸以死諫君，是立志不遷。今大

夫之心，亦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

似之也。北次，謂沅湘北行至汨羅之路。舒憂娛哀云者，大夫生平憂

故。國哀時之心，無日而息。到自沉後，則宗臣之誼已盡。憂轉而

舒，哀轉而娛，是憂與哀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應上滔滔。修

以大故，限之而息者也。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應上滔滔。修

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統

申數章，質，即上道德才具學問等件。情，存君興國之情。匹，伯樂

依集註作正字。同就正有道之正。叶平聲。與程字為韻。伯樂既沒，驥焉程兮。申上堯舜湯禹等句。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

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申上不知余莫知余等句不可謂謂取其情節家喻而戶曉也民

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申上離愍不遷承上既無人知便當

以死自明其志節而死則天命已定不必憂也錯置也言民之生莫不稟命於天生死天壽位置已定定心則不為生死所亂

廣志則不為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申上大故惟不畏懼則當生死所制

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申上有像類同類也即彭咸踐彭咸遺則之言也騷中思美人思彭咸之

故也便是此箇類字於是懷石遂投汨羅以死全傳已畢下以餘意結之與中間嶺複崗重却處處移步

換形故註釋處又比他篇為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辭

餘波終莫敢直諫以屈原死為戒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原

關後於楚甚大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洛陽人為長沙

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一篇驚天動地文字却尋出冷寂人結之閒情冷致大夫懷

才未遇誼亦懷才未遇大夫見嫉於上官等誼見嫉於絳灌等故舉來相况蓋誼之弔大夫實誼之自弔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皆離騷篇名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

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中有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

此都讀鵬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知誼有托而云非怪大夫不宜

戀戀楚國也

按太史公於疏屈原下即接出作離騷今將騷本篇及九

歌九章等篇求之中有三截情事。騷前云來導先路。滋蘭樹蕙等句。乃任時事中。云擘木根。貫薜荔。矯菌桂。索胡繩。乃疏時事。是朝夕猶以正言匡君。但不如前日柄用之專耳。到替蕙纒。申攬茝。此時君眷既衰。於衆女之謠誅。不特今日建白。悉杜塞不入。卽前日規畫。亦變置無餘。方想到非死無以悟主。乃替時事。若放則在既替後。尚未計及也。是離騷之情詞悲憤。與九歌大不類。宜作於替之日。不宜作於疏之日也。離騷傷靈修之數化。怨靈修之浩蕩。是因王變易已所修之美政。而傷之怨之。若九歌中之少司命。望王以撫彗星。擁幼艾爲民正。東皇太一望王以功成。樂作雲中君。望王以乘時布德。此時美政猶存也。故忠厚懇摯。曲致其無已之情。未嘗於靈修而傷之怨之也。離騷惡黨人之偷樂。哀衆芳之蕪穢。甚至於芷變芳。蕙化茅。蘭無實。椒專淫。是因朝臣朋比爲姦。反已所爲。一時人才盡入邪黨。而惡之哀之。若九歌中之少司命。蘭素華。則目以美。子蘭紫莖。則目以美人。湘夫人。則訂之以築室。遺之以杜若。此時人才猶存也。故殷勤冀望。默寄其汲引之心。未嘗斥以爲黨人。而惡之哀之也。先後詞意。判若霄壤。豈有先

悲憤後和平。反若孫言以辟禍者。則與所云九死未悔。不兩相矛盾乎。夫然則九歌當作於疏之時。君國之望未絕。離騷當作於替之時。君國之望將絕而未遽絕。九章之作。在既放以後。君國之望始絕。詞旨明白。無可疑者。自太史公合疏與替兩截爲一截事。謂騷卽作於疏之日。夫人臣事君如子事父。三諫不入。始號泣隨之。豈有眷注甫衰。卽生憤嫉。至於呼天搶地。衝髮裂背。痛悼遭逢。指斥僚友。快一死以洩忿。成匹夫之小諒。不謂之悻悻。小丈夫不可也。讀九歌於君臣僚友間。其氣平。其情舒。其音雅。其節和。純是一片積誠相感。其爲疏時作無疑。直到既替之後。平日所修美政。蕩然無存。始怨及靈修。平日所育人才。盡化蕭艾。始怨及黨人。平日所望椒蘭。盡委厥美。始想及求女。此時赫赫楚國。無一可共事之人。無一可告語之人。痛深黍離。憂及麋鹿。因想宗臣義存君國。一點血誠。不能自達。古人固有以死悟君者。除却追躅彭咸。更無別策。方算到死。是死者大夫之不得已也。豈樂以是舒憤嫉。沽直名而彰君過哉。故騷悲憤。九歌中無一字悲憤。騷處處以死自誓。九歌中無一字及死。後人不想其作騷與九歌九章之次。

第宜其有屈原之忠忠而過屈原之過過於忠之疑夫使
 騷即作於見疏之時謂之過可也今按騷之悲憤不同九
 歌九章之悲憤又甚於騷則以類相從九歌宜居前在疏
 時作騷次之在替時作九章又次之在放時作合全騷先
 後文義求之無不合者由是觀之是太史公之傳大夫不
 如大夫之自傳而大夫心跡反以太史公之傳而晦予特
 表而出之以質千古之知言者

離騷

屈平

帝高陽之苗裔兮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苗如穀之苗裔末也

去之

朕皇考曰伯庸

朕我也秦以前通稱皇大攝提貞於孟陬

兮

攝提斗柄三星名隨四時以指十二辰舊註正月為陬朱云

正月也

惟庚寅吾以降

二句敘生皇覽揆余於初度兮

貞正也

肇錫余以嘉名

肇始錫予也以其生有異稟

名余曰正則兮

正平則法也朱云字余曰靈均

日靈均朱云靈均伏後靈修按原字解諸家多穿鑿正平也均

亦平也名以貴之復字以重之欲使原其立名之意承上嘉名

來則上隱平字下隱原字故名平字原也

紛盛也內美質之又重之以修能

離騷

三

故范軒

也。扈江離於辟芷兮。扈，被也。辟，同僻，幽也。江離，芷。紉，秋蘭以為

佩者。二句頂上。內美，喻已。美質之粹，不受染於物。汨子若將

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汨，水流疾貌。喻年華。此不及，全學如

復知及時勉學。恐年朝。舉此。音毗。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舉

華易去。坐失光陰也。仰而攀之。有仰止攀躋之意。攬者，東而持之。有把持牢固之意。

二句頂上。修能朝。舉夕攬。喻朝斯夕斯。木蘭，上生宿莽，下生。喻

所學自上至下。無所不貫。按騷中所引香草義類各異。前所

佩服之江離等。直是渾身芳潔。此所舉攬之木蘭等。直是滿腹

經綸。上以質。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

言此以學言。已埋伏於此。美人嫁必及時。而後成生育之

功。喻人生仕必及時。而後成光大之業。恐字一應。四句申上

言已。既有此美質。而復汲汲於學者。懼年華易去。功業當及時

建。立如美人。當及時擇配。若遲暮則有失時之悔矣。上年歲之

恐。是幼學心事。此遲暮之恐。是壯行心事。以下欲正君善俗。先

後匡救。總是期不負生平所不撫壯而棄穢兮。以下言出身致

學也。自內美至此。為一截。不撫壯而棄穢兮。主之節。撫撫而

有之也。壯謂國勢強盛。穢謂穢政。林註以壯指壯歲。亦何不

是此。是承上遲暮來。臣致主當及時。君修政亦當及時也。何不

改乎此度也。政已失事機。今國步如此。何尚不改前此所為耶。

若如林說。當云。除穢政。當及時。老則無及。今何不乘騏驥以馳

改前此所為耶。二說可並存。按此訝之之詞。乘騏驥以馳

騏驥。承上言。王能改度。則必知任賢。來。吾導夫先路。來字當

言。王果能馳騁。而。來。則當日賢臣。孰有如大夫者。為導其先路。

使之按轡徐行。入平康正直之境也。朱云。下文數路字。及捷

徑險隘。踵武等句。昔三后之純粹兮。以下導先路之實。三后指

與此。緊相呼應。對下黨人。芳字伏下。眾芳指賢臣。朱云。言三皇

固眾芳之所在。之純粹。雖聖德使然。要其得力之處。固皆在於

信任眾芳。此雜申椒與茵桂兮。豈惟紉乎蕙芷。雜者不一而足。申重也。椒小香。

微重之乃香。茵桂花白。藥黃正圓如竹。見本草。椒桂香。辣喻剛直之臣。蕙芷香清。喻柔嘉之臣。二句承上眾芳來。人君用柔嘉

之臣。易用剛直之臣。難故。彼堯舜之耿介兮。耿光介大也。言其道光大也。既遵

道而得路。朱云。遵道者。遵三后用芳之道。三后為用芳之祖。關其路於前。堯舜遵三后之道。故能得其路於後。以上

舉善可為法者。唯在何桀紂之昌。猖披兮。猖披者。縱恣妄。夫唯

捷徑以窘步。捷徑者。不遵正道而顛躓隨之。故窘步。此由無導其先路與上遵道得路。正相反。病總由於不用賢

臣。此惡可為戒者。朱云。此二章乃反覆推明上章之意。以見已之導君先路。志在上法古聖。下監亡主。非一切苟且之所為。

自撫壯至惟黨人之偷樂兮。惡黨人蔽主妨賢。是一篇作騷大此為一截。惟黨人之偷樂兮。言此處纔提出偷樂者。偷安目前

以為樂也。不忍斥言君歸路幽昧以險隘。叶乙。導君之路皆罪於黨人。是怨誹不亂處。幽昧險隘。異於堯舜

之得路同於。豈余身之憚殃兮。殃者。宗臣國亡與亡。恐皇興之敗績。再應

桀紂之窘步。○黨人導皇興於幽昧險阻之地。必有忽奔走以先後兮。承上

覆轍之禍。危及宗社。此則其所憚也。及前王之踵武。皇與

來恐之深。故救之力。奔走先後。則所救非一。楚穆莊諸王。踵繼武迹也。○朱云。前之導君先路。為三后堯舜

乃大夫致主初心。此之奔走先後。只圖目前救患。步莊穆後塵。濟世苦心。已降一格矣。荃不察余之忠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此正叙為左徒時事。荃不察余之忠情兮。反信讒而齎怒。香草也。指王信讒者。入上官大夫之譖齎。音齊。去聲。疾怒也。即本

傳所云。王怒而疏屈平。二句明已之以忠獲罪。即下所云。謇謇章。此八句為一。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謇謇

也。忍謂不言。舍置也。言已亦欲不言。以辟患。無如指九天以為存君與國之心。不能割斷。雖知為患。終不可辟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正謂正其忠情。是不聽後復諫。不諫於君。求諒於天。此正字同。就正有道之正。

召月文選集解

卷之一

離騷

左

攷范車

承上言已之譽譽不已非是矯激沽名惟天可正其心跡是欲
王修美政之故。朱云借以况君者只一靈字有尊之為神明
之意大夫楚之同姓均出顯項神明之胄所以自號曰靈均前
後靈字遥遥相對修即修能之修已有已之所當修君有君之
所當修亦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只作上下過
兩相照。

其章法多此二句也此與不成言皆本其未信讒時而言平且
日之始黃昏日之終凡作事構造於日出收功於日暮期期其
成也此即收之桑榆之意羌發語聲豈知期約未終所行之道
忽改。朱云黨人以徑路悞君猶可言也君今信讒改路以自
悞尚可言哉改路二字。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言
與先路得路緊相照應。

即所期修美政之言他謂心有他屬。余既不難離別兮傷靈修
之數。入平聲。君既疏臣則臣便當奉身而退但與君離別
國事尚可問耶。自譽譽至此。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文樹蕙之
百畝。以上叙其在國與君修美政不終以下叙其在國為君儲

百畝。才不終二十畝為畹百步為畝朱云蘭蕙以此有德之上
蘭有國香成德君子也原與之互相滋益故曰滋蕙似蘭。畦留
而香不逮殆質美而學問未充者也須培之植之故曰樹。畦留
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草名。朱云夷取芟夷平治其諸
繁劇之才乎車能持載行遠其諸應對之選乎才無大小皆當

豫儲於平時故曰留。按留夷原是草名見於後但朱說極有理
故存之杜蘅與芷小草微香。以比一藝之長片言。冀枝葉之峻
之當。周弗兼收故曰雜。字字皆有實義非苟下者。蓋美政非賢才不
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峻高大茂條達也。即成德達才之比。刈

修此時是何等興頭。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萎絕
以反襯下文之不然。身廢而道自存衆芳應上衆芳所在亦以收
之身廢也何傷者。身廢而道自存衆芳應上衆芳所在亦以收
結本章蕙蘭等蕪穢有二或志節之士淪落不偶或中才之士
操守不終生平一片為國儲才苦心盡付流水此則其可哀也
。朱云文勢至此為一大結束由水源木本幼學壯行說到直

諫見疏而以君子道憂作嘆息結之眾皆競進以貪婪兮以下責黨人眾即黨人

也各進身而以賄憑句不厭乎求索楚人謂蒲曰憑得賄羌內已多猶求索不厭

怨已以量人兮各與心而嫉妬朱云言我內存恕心外揆人事

初未嘗與黨人爭利而若輩嫉妬之心忽然並與誠有莫知其

何故嫉是忌原異已如是心害其能按量人二字便見各人

行各人的事未嘗以我之是責人之非正是恕已處此節直到

亦何傷住乃追遡當日進諫於君未嘗觸犯黨人是為左徒時

事此時身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承上嫉妬來朱

猶未疏也母見王之任我忠謀日進將謂我忽然馳騫於功名之

途與若輩相追逐耶反之于心此身之進用實非所急老冉冉

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承上進用既非所急而猶與黨人同

能正君善俗誇修之名不立於世為可恐耳下乃叙其為左徒

時朝夕納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立修名之實也恐字三

應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朱云木蘭高大仰而

之模垂遠大之業菊英既落拾而餐之喻勸王修舉廢墜補偏

之弊二句追叙未見疏時在國所為如是而以姤字練要字結

之皆自反苟余情其信姤以練要兮朱云姤者謂已忠君愛國

無缺之意與王圖議國政皆諳練國勢敵長顧頡亦何傷顧頡食不飽而

情舉必扼要實可見諸施用也能取余言而棄余身雖阨窮甘心受之矣其如王之併棄余言

何哉自眾皆競進至此又從已見疏追叙到未見疏時與王

共修美政擘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葉以下言既疏猶諫

為一截木根喻身見疏勢已處下擘則緣之而上結之以蔭猶欲以忠

言自下達上以結於君薜荔落葉喻忠言不用自上落下亦必

貫之不忍棄矯菌桂以紉蕙兮菌桂性辣喻法語之言以救過

言上取類故下。寒。吾。法。夫。前。修。兮。寒字一斷頂上衆善言前修

應上各。非。時。俗。之。所。服。其所常習也。非。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猶俗云不能。願。依。彭。咸。之。遺。則。賢大夫諫君不聽。投水而死。此

周旋世故意。願。依。彭。咸。之。遺。則。賢大夫諫君不聽。投水而死。此

法也。朱云。支。勢。至。此。又。作。一。結。束。蓋。以。上。只。叙。得。見。疏。後。遇

事直言。願。以。死。諫。耳。下。文。方。轉。出。見。替。替。甚。於。疏。明。是。兩。層。文

字。自。應。分。兩。段。叙。述。作。兩。重。收。束。故。下。文。又。以。清。白。死。直。前。聖

所厚。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承。上。言。已。死。固。不。難。念

哀之為太息掩涕也。上句在下句見義。疏替是上下文。余雖好

修。姱。以。鞿。羈。兮。敢。語。言。漏。洩。翹。君。過。以。招。尤。意。羈。單。絡。首。也。有

持躬檢束。不觸突人以召侮。謇朝諝而夕替。好修美行。則無可

逐夕加真。不可解。蓋人君已信讒。恩遇日薄。勢必至此。既替余

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芷。纒。佩帶也。佩帶不離身。喻親密之言

言。蓋。疏。猶。有。時。聽。大。夫。之。言。替。則。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

凡平日所建白。皆棄而不用矣。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

猶未悔。暗應彭咸句。承上既有是直聲。已異於修名不立者。亦

八句為。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承。上。我。既。見。替。國。家

不置者。蓋怨君與已。昔日所修之美政。不終如水之浩蕩去而

不反。不察民心。望治之情也。上數化。雖美政時變。易猶有存

者。此浩蕩則隄防盡壞矣。總由蔽於黨人。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終字有積迷不悟意。乃用傷用怨字之別。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詠。謂。余。以。善。淫。以下申明已所以見替之故。由於君不察民

中。讒。人。蛾。眉。大。夫。自。况。下。半。截。求。女。以。蛾。眉。求。蛾。眉。之。根。已。伏

於此。謠。譖。也。詠。謂。造。為。飛。語。善。淫。者。謂。其。炫。直。名。彭。君。過。欲。加

之罪不患無詞。娥眉獨女口衆。君子其如小人。固時俗之工巧。

何哉。蓋正人入朝。見妬同於娥眉。入官見嫉也。邪正一定。猶規矩

今。偃規矩而改錯。承上謠詠來。偃向錯置也。邪正一定。猶規矩

邪變易。背繩墨以追曲兮。上。偃規矩。猶知有規矩。此背繩墨。則

倒置也。邪正尚未有。毒害意。此追曲。則肆其毒害矣。蓋小人之競周容

以為度。承上文。小人之工巧。於排陷正人。如此。自己惟爭務為

侗鬱邑。余侘傺兮。朱云。侗。悶也。鬱。幽滯不通也。邑。於邑也。侗鬱

也。際。方言為逗。楚人謂佳曰際。此用倒句法。若吾獨窮困乎此

時也。朱云。此句無限神情。在獨字也。字內蓋大夫遙想。寧溘死

以流亾兮。余不忍為此態也。來。忽又念衆女何為得志。我何為

獨窮困於此。總由不能周旋。世故容悅人主。但念生平。修何忍為此。不必說窮困。便是死亾。我之志節。終不忍變。鷲鳥

之不羣兮。目前代而固然。與小人為羣。自古已然也。何方圓之

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異其道。以方入圓。以圓入方。必不相

安。則君子之不容於小人。亦固其。屈心而抑志兮。心。嬌。修立名

宜上章。既自傷此章。又自解也。尤謂嫉妬。謂疏遠。攘。伏清白

之志。抑不提。起也。忍尤而讓詬。謂自外來。順受之也。彭咸。結體

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死直。應上九死。又暗應上。彭咸。結體

忍尤讓詬者。只求全其清白。以直道矢死。期無愧於前聖而已。

○自長太息至此。是從既替後說。又以死直作一大結。與上法

前修相應。以下。悔相道之不察兮。悔。王自悔也。相道。又暗照上

復幻出奇境來。人幽昧險隘也。合下句。是從上文反折而下。作領

延佇乎吾將。離騷。九。故。花。軒。

昭明文選集卷之十一

反延延頸也。行謂佇立。即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意。蓋王知
望之殷。吾將反三字。真有舍我其誰氣概。此於心氣。回朕車以
復路。今及行迷之未遠。夫復路與上改路相應。王唯改路。故疏大
舊路。以導其先路也。暗應上中道改路。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
幸行之迷。猶未遠。尚可導之入舊路來。步字。馳字。皆是以先路導王。步
丘且焉止息。承上行迷未遠來。步字。馳字。皆是以先路導王。步
喻使王芬芳之德。遠聞椒丘地之高者。椒性辣。人望而畏之。喻
美政修為。鄰國所畏服也。不到椒丘不止息者。必如此。纔滿生
平致主。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詞起入遠行意。離
之願。尤罪也。言我雖有此想。無如黨人之獻讒已深。欲進終不得
入。反以速其罪而已。服即衣服之服。借字用。如下芰荷芙蓉是
也。言進既不入。但我之內美。修能。終不以窮達改節。故於製芰
初服退而修之也。初服。暗應上內美修能。二句。又是領下製芰。

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製之為衣。集之為裳。即下芰荷芙蓉是
不願人之文繡意。大夫初服。本是扈離芷。紉秋蘭。此不吾知
則益之以芰荷芙蓉。則修飾愈章矣。俱是進一層意。其亦已兮。荷
於人知何也。芳非外襲。初不以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
陸離。承上文有衣裳之美。不可無冠佩之飾。率性違眾。獨行。何
於外者。日益。芳與澤其雜糅兮。此承上內顧其身。作自念之詞。
顯指上修能。唯昭質其猶未虧。昭質者。昭明之性質。即前所云
於外者。雜糅。唯昭質。其猶未虧。內美也。言已雖與黨人處。芳總
互相攪之謂。不受變於澤。有是衣裳冠。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佩愈以顯其昭質之美也。忽反顧以遊目。蓋大夫既有如是之
指楚四境。上是自顧其身。此忽遊目。反顧。蓋大夫既有如是之
衣裳冠佩。又有如是之昭質。斯時真覺顧盼自喜。想到舉朝皆

澤四荒中寧無志行同我之芳者乎。佩續紛其繁飾兮。貌繁飾故欲往而觀之也。二句領起下半篇。芳菲菲其彌章。篇中凡芳字俱是應

知已故不厭其飾之繁。唯繁飾故彌章不但陸離已也。蓋衣裳與冠無可加。佩則可加。此是臨行時再作一番整頓何等與頭後來引出女嬃之詈俱

由此數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索在周容于之樂在求樂在好修。四荒豈無同我之好。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

修者此又臨行作自念之詞。可懲。體解即支解。暗應上九死懲者懲其見疏見替而變其初。意為一大結實則騷之正文止此以下守死意只於篇中縈拂

照應段末只以嘆語彼此遙應自為章法此是前後分界處蓋行文要處處換。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申申丁寧反覆之意。詈猶責也。大夫出門欲求四荒賢人一遇

羽之野。出顛頭與鮀同祖見前車之覆近在本宗無煩遠為稱引也終然云者鮀有取亾之。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媿

節。博謔謂直言不一而足好修則不能全俗皆取忌之道。朱節。立朝固貴謔直博則似乎因君之過臣以為名君子固當

自修好則似乎有心立異沾沾自喜此女嬃何字一。賈荼施以詰道着大夫真病真覺無言可對紛盛貌媿美也。盈室兮。小人貪汙狼籍正與博謔好修相反。盈室謂舉國皆然

判獨離而不服。朱云賈荼施之惡草本當遠離不服何況大夫。從來正人塗炭往往因羣小擯於清議無地自容激成門戶

之變皆此一判字為之。女嬃之言止此。此以八句為一章。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詞下乃大夫因姊之詈自嘆之

昭明文選集 卷之一 離騷 三 依流車

眾人可以戶說中情者宗臣以身殉國與他人不同也。上只云荃不察余之中情指君此說眾人視上面意更進一層察字

處應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熒獨而不予聽也。舉猶習尚朋阿比易察而人不察因舉世竝尚阿比而好之又念生民眾矣寧無一人同我者何為使我熒然獨立不聽子諫君之直言以察其中情乎此是申上二句依前聖以節折中全全今節中者舉平日為下折中前聖張本

敗法戒以節其中道見其初喟憑心而歷茲謂歷此進退兩難非特奮如鮫如下所云也

直諫則義難緘默不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舜崩蒼沅湘之中有廟在焉故就之而陳詞。朱云大夫平日但知效法前修除却古先聖賢孰為知己此折中前聖之來脉特直如鮫宜為重華所誅忠直如大夫宜為重華所諒此又陳詞重華之來脉四句領起

九歌啓能繼之此能象賢之子夏康娛以自縱夏康啓子太康此不能象賢之

子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同巷。朱云此一章對

唯湛樂昇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畋田獵也。固亂流其

鮮終兮。因亂得政宜不能。澁又貪夫厥家。叶音始。澁殺羿而

盤於游田惑於鄭袖。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被服者

不忍者不能自割也。日康娛以自忘兮。忘謂忘。厥首用夫顛隕

澆為少康所誅。朱云此一章對楚王忿兵喪師不恤國政。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紂殺比干醢梅伯

常違謂違常。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淹菜曰菹肉醬曰醢。朱云此一章對楚王信讒懷諫疏斥忠

良。以上皆八國大戒平日所陳於王者。湯禹儼作嚴畏也。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二句

上繩墨即法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民德謂有君民之德錯置也輔輔也

也。夫唯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聖哲謂聖君哲相也

聖君哲相茂美之行故誠得上天之眷顧用之以治此下土朱云此緊承三代盛王而言惟善則得之也

法平日所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相觀者取前古後今參互觀之計極者民

困已極計無復之此二句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須連下二句讀意義纔明

非義以人言非善以事言。朱云此又承上四章亡國之大戒而言不善則失之也蓋遠觀前代之覆轍還顧目前之後車得

失並陳相為審觀大抵民生日蹙挺而走險未有不由於任用非義之人與服習非善之事孰有非義之人而可用非善之

事而可服習乎是反叫轉上文諫君之詞陳於重華者止此以下乃叙已之志行以折中於重華也

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是與危死為隣初者死直之初心不以

危死而悔章法與九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鑿者物

者物之柄柄之入鑿必量其孔之大小今鑿雖不正柄必以正入之喻君雖不受忠言已必以忠言投之前修固有以此而受

菹醢之罪者大夫知法前修已耳曾歔歛余鬱邑兮以下四句

又奚悔乎大夫自拆衷重華止此曾歔歛余鬱邑兮乃叙陳詞

時情景一面陳詞一面涕淚哀朕時之不當自哀生不當用賢

交流會企增鬱邑氣不伸貌能上度其君歸之生不逢時所謂怨誹不亂也攬茹蕙以掩涕時林西仲云以上叙諫君獲罪之故自認不攬茹蕙以掩涕

兮霑余襟之浪浪朱云茹與蕙是兩物茹茅根之相牽引者掩

於蕙總是始終不忘跪敷衽以陳辭兮敷布也衽襟也朱云

其芳也浪浪淚多貌陳耿吾既得此中正且久矣而重華置若罔聞因而憂心耿耿

辭耿吾既得此中正且久矣而重華置若罔聞因而憂心耿耿

自思吾平日所為皆前聖所垂大中至正之道可以駟玉虬以陳之重華而無愧亦可質之上帝而無漸起下見帝駟玉虬以

乘鷺兮溘埃風余上征駟玉虬者以玉虬代駟馬鷺鳳凰別名

塵埃逐風而起言其疾也纔舉見帝之念一注想間恍若有龍

鳳來迎余駕之而起奄忽之間與隨風之埃塵同其飛揚遂冉

冉上行也人情於無可奈何中往朝發輒於蒼梧兮夕余至乎

往有此奇思幻想情文俱堪絕世朝發輒於蒼梧兮夕余至乎

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蒼梧楚境輒堵車木行

神御氣憑虛而行縣圃即崑崙上之縣圃靈神也瑣門鑊也文

如連瑣以青飾之則為青瑣乃是上征時經歷地方此自下之

上一條直路故朝發夕至若後文之朝發輒天津夕余至西極

亦是到崑崙乃是心期其然此則自東之西橫裡行去故要

歷盡許多路程非一日可徑造其境且此時只是銳意見帝上

征以求折中所過名山大川皆非其所注意者直到帝閣不納

方想吾向時所歷不有縣圃其地白水闌風在馬前日見帝情

急未嘗細從其中求折中之人故下文仍復求之也上虛下實

層次井然不亂崑崙與楚境隔絕故註家於上往觀四荒句

誤以四荒作四海朱說正之是矣但天舉頭即是大夫直從楚

境之蒼梧發輒上征而天下之山莫高於崑崙之縣圃遠望其

高勢欲接天意帝閣即在其上則上征時安得不至其地究竟

靈瑣間寂刻不少留則雖至猶未至也且亦是以卑達尊之義

解亦不致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承上日將暮來羲

與下復徐行節御之節崦嵫日所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

召月文選集

卷之一

離騷

三

故乾干

之山勿迫謂御勿迫近其處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

索漫漫紆迴貌修長也上下謂由下之上求索者求索帝閣所

亦越界此則直由縣圃上征矣上下朱說便作領下求女數章

纔動此興頭來自朝發至此八句為一章飲余馬於咸池兮

總余轡乎扶桑咸池日浴處扶桑日出處馬即上玉虬轡即上

此承上修遠來乃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此又次日

到日入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光照下地拂拭也日將入則光

微故折若木以拭之也相羊即徜徉日入暫息暫息僅須臾便

要宵征不得不用望舒及飛廉也。前日不宵征此。前望舒使

先馳。今後飛廉使奔屬也。望舒月御夜行須月飛廉風神屬屬後

鸞皇為余先戒。今雷師告余以未具。音橘居律切。鸞皇即上

行無阻礙具即雨也。吾令鳳鳥飛騰。今繼之以日夜。既駕玉虬又

者使之翼與前後有兼程而進之意。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

雲霓而來御。飄風輕風屯聚離麗也。朱云。置身愈高則景愈

迎也。雲霓來往與我相遭如飄風陣陣若斷若續如屯聚者然。御

而來御者然。此是將到天門時光景。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

離其上下。朱云。紛謂觸目紛紜總總衆多貌。指雲斑指雲氣五

雲氣愈盛矣。故但見其離合上下合上四句活寫出五更天氣

天從無人到看他寫來自下至上。一截有一截情事步步展

擲開後人。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余。開司門者閭闔即

其急倚而相望何其緩寫出帝閭尊侶不為少動意。大夫之

不得見帝以求折中司閭蔽之也。大夫之不得見楚王以明其

存君興國之心。黨人蔽之也。亦隱。時曖曖其將罷。音疲。分結幽蘭

而延佇。曖曖日將入光不明貌。罷極也。歷盡許多路程無不納

之外而已。幽蘭即來時之所佩者。大夫之結幽蘭亦欲帝開明

其志節哀而納之。其如視若弗見何至此。不得為歸計而發

嘆如下。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不分謂不分邪正言

途黨邪惡正各與嫉妬之心。故欲以生平志行折中於帝何圖

帝閭復拒我如是也。朱云。此一嘆與前女嬃一嘆及後求女

靈氛巫咸章三嘆互映。按蔽美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

則不僅好朋矣。比前嘆語更進一層。風而縹馬忽及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因上帝閭不納復為求女之計。大夫

既發嘆之後已排神御氣自上而下矣前此因見帝情急到縣
 圃未嘗一入其門且已屬蛾眉重華已沒上帝尊嚴或不可求
 其折中則以娥眉求娥眉豈無有合者故復從縣圃之白水閭
 風求起且是上征時舊路即是不忘初服意白水閭風皆屬崑
 崙縹繫也曰朝曰將濟是今日預期來日之詞高邱頂上閭風
 ○朱云求高賢以折中自是求女正解閭風仙苑必有神女比
 巖阿之內必有奇士故首先求之無如高賢非尋常所可物色
 猶神女非凡人所能邂逅款款中情無從申訴能無撫躬而自
 傷乎又云此為大夫第一求而所求亦真第一流
 人物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求女不遂者一也
 溘吾遊此春

官兮折瓊枝以繼佩春宮東方青帝所居瓊枝瓊玉之枝產於
 青宮者大夫既排神御氣於閭風之上此

時隨風飛揚自西之東無所不可春宮即作楚之東界繼佩者
 前佩芳草觀下蘭芷變芳荃蕙化茅芳草亦有時而變瓊枝則
 志行愈堅必不可變且預打算到為下
 女之貽○以下處處不忘玉從此發源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
 女之可貽也榮華是大夫以蛾眉自况未落未衰也相視貽遺
 也下女所求女之侍女貽以瓊枝欲藉以還信吾

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豐隆雲師名此番用雲師亦以
 前此先之者無人故不得開風

神女所在處妃神女也此則意中確有其人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佩纒

帶也解之為贄見之物言同心之言蹇脩古之善為媒者理謂
 理其事○先之以豐隆重之以蹇脩厚之以贄見併結其侍女
 殆鑒於高邱之失打點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縵音徽其難遷

朱云言兩人相見時言論往復紛然總總衆多貌離合謂意見
 尚在若離若合之間蓋始是自折中其志行只是怪其不宜輕
 仕亂朝尚未輕絕既招之同出城市與結同心不覺神色頓異
 拒之以不可移之意矣忽字妙甚緯者并所持織絲者先經後
 緯則分寸不能移縵者墨斗中線匠引夕歸次於窮石今朝濯

髮乎涓盤窮石山名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涓盤水名禹水傳
 涓盤之水出崦嵫之山次舍止也又推原其所以見
 拒之故言此處妃潔身高蹈夕而舍止朝而濯髮保厥美以驕
 皆在名山大川之中豈肯濁世與處哉宜其見拒

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朱云驕傲指輕

世肆志康娛指樂意林泉淫遊指往而不返信美言其高節雖可風無禮言其絕人則已甚此沉淵洗耳之流求女不遂者二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觀之四極楚四境之極也

青宮只是楚南極尚有三方未遊用此補寫便不漏故復自上遊目縱觀仍從閭風春官歸到舊路而下至此則求女於山林之望已絕二句是上下過接○以上皆求之於山林者第一次不遇第二次雖遇猶不遇

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娥之佚女

以下則不求之於山林而求之於城郭瑤臺比母簡狄也佚遺佚高位偃蹇尊偶之貌有娥國名謂帝嚳之妃契佚女未嫁之稱

吾令鳩為媒兮鴉告余以不好

鳩有毒指朝為媒使之通於有娥以結同心為之折中其志行不好謂雄鳩不好為人作媒此是權門鷹犬一輩人善排擊善類者

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

鳩多言指朝士之佞口者使之為媒聞言便往為鳴逝是欲討大夫之好

者鳩似勝於鸞然多言不實故惡其佻巧其不可使

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猶犬子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一而已矣此是權門諂媚一輩人善簸弄是非者

狐性多疑又善聽必聽冰腹堅乃渡故謂人多疑者為狐疑承上二者俱不可使欲自往求之以折中其志行又恐無因至前

於理有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鳳凰指朝士之美者不所不可

言詒之為媒既受所托高辛指上官大夫令尹子蘭等○朱云奸人攬權未有不網羅朝士今此才望大臣尚知秉正獨立不

入惡黨無異女子未字守貞故曰佚女但大夫既疏後勢分隔絕非有良媒以作之合則彼才望大臣亦孰肯以大夫志行達

於王所乎但良媒難遇自適又不可即或有朝士之美肯作良媒又恐上官大夫令尹子蘭輩將才望大臣網羅交固求亦無

益故着一恐字蓋勢位相掠以高辛求有娥之佚女易勢分懸隔以大夫求有娥之佚女難此遇之而不敢求求女不遂者三

也○以上雖亦以四句為一章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

然文氣一直趕下畧斷不得

逍遙。二句足上生下。既三番求女不遂。欲遠集他方以求却。不得其佳止。聊浮游於人世之間。逍遙自得。以求夫一遇。二句忽一斷讀。至此謂求女之念絕矣。忽下文。又幻出求女餘波。乃文字不使粘連一片處。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此又從心盡氣絕之時。作萬一或然之想。乃求下文之不然。此不求之於朝廷。直求之於草野。少康夏后相子。為虞思庖正。未家。未有室家也。二姚。虞思女。謂之留者。尚未許嫁。少康以比賢人。藏匿草野。尚未為黨人網羅所及。宜若可求矣。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朱云。理弱。比惡黨愈熾。正氣不伸。媒拙。比君子道憂。正士箝口。導者。旁人之作合言者。同志之結言。不固者。或志奪於眾。咻。或心畏於取禍。雖求亦不出此。恐字是預先打算。即遇亦求之無益。求女不遂者。四也。求女四章。唯處妃一章。用實寫。餘俱有其心而無其事。文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因求女心錯綜變化極矣。嘆以結之。與前帝開不納。發嘆遙應。但前混濁不分。只是邪正淆亂。尚未敢嫉賢。此則竟媚嫉以惡之矣。前只是蔽美嫉妬。猶

知其為美也。尚未敢稱惡。此則竟奸究是崇矣。可見世局日壞。嗟乎。王莽之功德。頌魏璠之太學碑。古今一而已矣。○求女凡四截。仍從崑崙之閨風。或起。閨風極西。即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之意。第一截。求之高。而不遇。虛也。第二截。求處。妃。遇矣。而終離。實中虛也。第三截。求有。娥。見之。而不敢求。虛也。第四截。求有。虞。二姚。知為無益。而不求。虛中虛也。備極虛實之妙。閨中既以遂遠兮。志行用大。勞落之筆。直到終古。句結佳。哲王又不寤。此句將上文一起噴醒。懷朕情而不發兮。朕情存君。與國之表。見君又不能明其志。行。折中。余焉能忍。與此終古。此指黨人終古。猶云餘年。仍以守死。以下再轟起奇峰。○索蕢。依六臣。本作瓊茅。以筵。音筵。音專。音分。命靈氛為余占之。索取也。瓊茅。義全上瓊枝。先取之以藉坐。筵。小折竹。楚人各折竹。以下曰。尊靈氛。天地之靈氣。能未卜先知者。占。謂占其女。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上句是告以吉。終可求與否。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占言女可求。次

句是告以不宜向溷濁之楚國而求故下教以當博求之九州也乃是進一層意則上所云四荒指楚四境無疑兩美必合者以娥眉求娥眉故必合但楚國皆溷濁孰有信能好修而慕女之志行乎思九州之博大兮九州是前後眼目分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直

以求之九州便有全志行之女可以折中再加一曰字是叮嚀諄囑之詞何所獨無芳草兮芳草指女志行

潔者爾何懷乎故宇應上九州靈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

之善惡此又聞靈氛之言而發嘆與上求女不遂發嘆遙應前

州未必有女徒求無益眩曜瞽亂不明貌人視日目光為日見

名則惡矣孰有能察之乎二句亦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

是承上靈氛之言以起下文畧斷其獨異承上善惡不察由於好惡不同好惡不同者局於所見雖不同未至相遠未若黨人之好所惡惡所好為獨異

以下是大夫所欲折中於眾女因求女不遂無可申訴故於一

嘆後從靈氛發之所謂急不擇音也下何瓊佩一嘆後接出唯

黨人云云告巫咸與此同意行文變化如神龍東邊戶服艾以

揚鬢西邊露爪不能律以一定之繩尺奇妙極矣

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承上人皆化於黨人艾臭草蘭香草

佩皆是物與大夫之雜眾芳以為佩異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矣謂幽蘭不可佩不特不以為服已也

豈理美之能當承上蘭艾香臭之物易辨猶未得其所用豈理

世人香臭既不辨宜其視玉如石矣理美玉相玉書蘇糞壤以

理大六寸其光自照朱云當字如漢書廷尉當之當

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此視上服艾再進一層意集註訓蘇為

蘇後爨亦是取生草為蕪幃香囊也生糞壤之臭百倍於艾今

以之充幃則起居與俱更甚於所服申椒之芳酷於幽蘭今直

從靈氛之吉占兮

遙接上兩美必合句為上下承遞

心猶豫而狐疑

猶豫狐疑者因前此

歷盡許多路途究無可與結同心求折中之

巫咸將夕降兮懷

女恐九州未必能如所求以下再蠱起奇峰

椒糈而要之。在一巫字聊借生發自史遷附會入封禪書而巫咸之為神巫千年不白矣椒取其香糈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

取其潔所以享神要迎也精米曰糈

皇剡剡

續其並迎

翳蔽也續盛貌九疑山名楚地二句寫巫咸

皇剡剡

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皇大也剡剡光貌揚靈揚其威靈也○此以八句為一章曰勉陞降

以上下兮求榘獲之所同

君教以求之於九州直是以不入耳

之言來相勸勉勉字與上靈氛遙應總由大夫猶豫狐疑故勉之陞降上下指過都越國勿辭山川跋涉之勞也榘獲即上所云先路見王之榘獲

不同終無由合也

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

湯臣皋陶禹臣調謂君臣相得如琴瑟之調苟中情其好修兮

又何必用夫行媒

叶音迷○上求女用却許多媒

說操築於傅

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鼓鳴也呂望將歸文

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

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而該輔

寧戚

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

及年

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晏晚央盡也上句暢以年華不可

篇中凡四見意各有所指亦

恐鴉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

不芳

鴉鳩即詩七月鳴鴉鴉鳩鳴則眾草死即芳草亦不獨留

此芳字只作芳菲之芳人老則死期近便不能成功業此又惕之以失時之悔巫咸言止此○朱云巫咸之語比靈氛俱進一層前說只重去國此說重在擇君前說是就大夫求女之

之意廣之於九州此則翻求女何瓊佩之偃蹇兮眾夔然而蔽之

何字怪而嘆之之詞此一嘆與前數嘆不同蓋前數嘆與上面

文意隱隱相關此則巫咸勸以九州擇君是大夫耳不忍聞更

向容置喙故只撫瓊佩自道意中之事與巫咸所云了無交涉

嘆同而所以嘆不同瓊佩即上青宮所折以繼佩者偃蹇困頓

失志貌夔眾樹陰蔽貌蓋大夫自青宮折瓊枝以後日瓊茅曰

理美曰瓊佩處處不忘玉者蓋芳草可與共春夏不可與共歲

寒如下文之蘭芷荃蕙是也唯玉則歷四時而不惟此黨人之

變故以下只言玉而不及芳草是上下文分界處

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已勢必毀折其玉禍害不免矣以下直

大聲吐露視告靈氛語益加切俱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

是補上求女折中正文所未及

淹留靈氛教以九州求女之說蓋巫咸之勉大夫以陞降與靈

氛之勉大夫以遠逝其意同但不宜變求女為擇君耳豈大夫

所忍聞耶故以下無一字涉及擇君只欲於九州遂其求女之

初心耳朱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蘭芷變芳荃蕙化

說亦欠明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茅則楚國無女可

知須知此所云蘭芷荃蕙即大夫為左徒時所培植之善類前

之滋蘭九畹樹蕙百畝是也上云蕪穢只是不能蕃盛本質猶

存此直變芳化茅不獨蕪穢已也合在朝在野而言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5 145 35 905" data-label="Text">

此一章乃泳嘆上文之意芳草指上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

害也上二句自問此二句自答又推原其所以變化余以蘭為

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此蘭字與下椒字椒字大夫意中確有

清喻大臣素以廉潔自命者無實容長無格幽蘭申椒異蘭香

君心修美政之實意只以容悅為長而已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得列乎眾芳厥美者生平廉潔之守從俗者不敢執正立異

賢望車下拜是也列附也苟然得附於眾君子之芳名此尚是

不敢肆然為惡只求容身充位當時亦以長厚目之謂之列

衆芳是平日人亦以君子目之到此盡變猶所椒專佞以慢悞
 云浪得名耳得毋九歌中所懷之湘夫人耶
 六臣本作諛字則與今椒性烈喻大臣素以剛方自命者悞淫
 上佞字復今從原本也椒素敢言變而為佞椒素有為變而
 為慢慢即詩所云泄泄也椒素守正變而為悞則淫佚恣肆無
 所不為矣尚可望其格君心修美政乎與上之蘭皆阿比於黨
 人椒又欲充夫佩幃前充幃以蘇糞壤只是喻時俗逐臭尚無
 者此之椒是在位小人欲自結於椒者如前明魏璫之既干進
 許顯純輩嚴嵩之趙文華輩為權門効鷹犬之用者
 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二句原蘭椒所以變節之故由於營
 能敬守其芳也祇敬也。楚當日為令尹固有子蘭子椒但騷
 中多比體不必實指其人凡以廉潔自命者皆蘭剛方自命者
 皆椒也。此以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相從而下往
 入句為一章。椒固不足言覽椒蘭其若茲兮。承上變化來又
 而不返之意變化者椒固不足言覽椒蘭其若茲兮。承上變化來又
 椒蘭亦變化本質而入小人之黨

况揭車與江離揭車江離指小臣志行之美者大惟茲佩之可

貴兮又將瓊佩一應可知大夫一路只是撫着瓊佩自述志

厥美而歷茲上委厥美是蘭自棄其美此委厥美是人棄大夫

而折乃生死交界之途亦不同嫉妬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

未沫叶音枚。上芳菲菲彌章是指佩衆芳言此芳菲菲從上

指椒蘭揭車等是也芳之發於瓊枝是始終無可虧折如上所

愈堅下半篇文視上半篇俱進一層意。朱云沫味之淡也未

迴思如啜佳茗嚴苦之餘清香溢頰久之猶有餘味和調度以

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朱云和調即調和度即襟期謂去其憤

州擇君語詳大夫指斥黨人語亦詳只以求女明出主意則巫

咸一段只是反托下文見君不可擇女則猶可求實處皆虛故

下撇開巫咸。單承靈氛。及余飾之方壯兮。余飾遙承上衣裳冠

言。文心離奇。變化極矣。周流觀乎上下。上指在朝。在野。求志行之同者。與上陟降

上下亦不同。自何瓊佩至此。為一大段。生平胸中壘塊吐露已盡。故以下只就九州求女寫浮游自娛之意。靈氛既

告余以吉占兮。用不着巫咸之歷吉日乎吾將行。歷吉日謂數

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糜以為糧。音良。羞。膳精細。糜。屑。糧。糧也。瓊枝。即前所折春宮

以繼佩者。此更折之為羞。精之為糧。則服食皆是物。為余駕飛

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飛龍以駕車。取其速。車雜以瑤玉象牙。取

九州行色。不得不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離心者。君之心

與已離。同合也。已離不可再合。前云求女。此只云遠逝。蓋大夫亦知女不可求。只借求女名色為遠遊目娛計耳。自疏者。有目

不忍觀。宗國顛覆。意率性寄跡名山大川。遭吾道夫崑崙兮。路

置理亂。黜陟於度外。以反襯下文之不然。修遠以周流。當仍從崑崙求起。但前見帝時。曾至其地。是直行

故水陸無阻。此是從楚南界橫行到極西。不得不豫。揚雲霓之

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朱云。揚。飛揚也。雲。朝雲也。霓。蜺。蜺也。晻。上。朝霧將散未散。日光乍晦。乍舒。使身上玉聲與車上鸞聲相

和聲也。按此又承上。要到崑崙。便要乘早而行。當雲霓飛揚。天

應。朱云。是絕妙遠遊天氣。自吾將行至。朝發軔於天津兮。夕

余至乎西極。謂之發軔。是從漢水上陸行起程。天津。是借天河

而赤水而不周。而西海俱是一路紀程。上見帝。是從下直衝

而上。故夕便到崑崙之縣圃。此歷九州。是橫行要一處挨過一

處。故夕僅至。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以下俱是就途

楚境西極。離騷

招月文選集卷之二

應念而至皆是精氣遊魂所結而成奇甚幻甚。此是因車之美不可無旂以承其後。因思文章之盛莫過鳳凰旂之飾觀無加於此。一注想間鳳凰便張翼而至以為旂。翱翔者高下不定貌。翼翼整飭也。二句是補叙發軔時儀從之美。尚在楚境之內。忽吾行此流沙。今遵赤水而容與。已出楚境之外。流沙今西海

幕上或陷則人馬千百無孑遺。遵循也。赤水出崑崙東南。陬二句是從途中忽然打算到要至崑崙。必行到流沙。遵赤水。容與者使其安行自。麾蛟龍以梁津。今承上流沙來。流沙非舟楫可在無陷溺之危。麾蛟龍以梁津。今承上流沙來。流沙非舟楫可

行而過。但一時安得便成。當使蛟龍結為浮梁。一指麾間而梁已成。詔西皇使涉子。承上赤水來。宰之神。渡水非舟楫不可。詔告誠也。涉子謂子將涉此。路修遠水而過。涉同利涉。大川之涉。豫詔之。使其舟楫以待。路修遠

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持。應上修遠。一路由陸行而水行。故多路之跋涉。既修且遠。不無馬煩車殆之憂。故欲仗西皇神力。直持眾車奔騰之。六轡使不殆也。此則舍水而陸矣。朱說解騰字為欲仗西皇。方為我騰。此眾車凌空而去。先到彼岸。使僕

夫待我升車。似此則上何用詔之。使其舟楫。且西皇能使眾車凌空而去。獨不能使大夫之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指謂鞭梢遙指崑崙。在西海之外。豫計到西海。日當向晚。且一路跋涉辛苦。故先戒眾車期於此。暫宿一宵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此是由不周行來一路

轄也。以玉為之。車不獨多而且美。曰齊曰並。駕八龍之蜿蜿兮。前之後之。左之右之。是何等赫奕何等氣勢。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此駕八龍俱加一倍寫雲旗。旗多如雲。委蛇飄

搖不定貌。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末各切音莫。此時已到志弭止也。節指麾之節。高。高。曠。馳。發越。邈邈。空濶貌。此全由上不周生出意義。不周天柱所在。山最高處。所處高。故精神為之

開爽。亦是日已向晚。故不望見舊鄉。皆是草蛇線灰法。以上寫得稱心滿意之極。不知平日憂讒畏譏之心。消歸何有。亦極

寫離鄉背井之樂。不知平日存君興國之念，亦消歸何。奏九歌。有以反襯下文之不然，是皆於文之反面藏正面也。

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九歌即上九歌韶舜樂，假日謂假日之餘，愉樂謂偷閒以為樂。明日又將有行也，至此真是樂到二十分。朱云：愉樂應上乃大夫所以

譏黨人者，今日不覺躬自悼之，但黨人之愉樂從貪戀而然。夫之愉樂積悲憤而然。陟陛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皇日其情其事相懸萬萬。

有君象故曰皇，升皇日東升陟漸升而上也。赫戲光熾貌，自夕向曉，忽字妙，驚心動魄之境，臨自上臨下也。睨邪視也，自高望遠，舊鄉隱。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懷思也，戀土之情，隱可辨。

曲宛轉不行，鞭策不前也。僕夫與馬尚知係心舊鄉，大夫乃國之宗臣，敢輕言去國乎？不忍去國意，只對面一照妙甚。以上一路寫行色之壯，原是欲到崑崙求女，孰知只到西海，咄然便止，真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妙甚。須知求女前已寫過，若再從求女復衍便疊床架屋，不復成文。故前重在求女，寫其一路物已之勤，此重在自娛，寫其一路行色之壯，用意虛實各不同。亂

曰：總會一章大意以已矣哉國無人兮。無人兼在朝在野，在朝收拾作結，謂之亂。則黨人用事椒蘭變芳

在野則君子道莫我知兮。此八字已結盡通篇大意。又何懷乎憂美人不出。此非忽絕之詞，言已一片存君興國衷腸，故都終無知故都我之人，雖懷之祇攬我心耳。此句便隱伏下從彭咸意。既

莫足與為美政兮。懷故都者欲與修美政也。國既無人，君又不心直行，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應上彭咸所居居處也。彭咸以死宣洩也。此句是自明其守死善道終始不渝之意。

按讀離騷當細分其前後段落，自前至後由淺入深。中有虛有實，有虛中實，實中虛，併無一句重複，無一字沒意義。沒着落，又當知其前後用意所在，前處處不忘芳草後處

處不忘玉所以然者因芳草皆變於黨人不可與共歲寒
玉則歷歲寒而不變也此是言芳草言玉前後分界處前
往觀四荒欲求賢士志行同已不出楚境之內後求賢士
志行同已始博求之九州此是求賢士四荒九州前後分
界處其一篇大旨總是寫出自家一片謇謇忠誠期於與
君共修美政其見疏於君以此見忌於黨人亦以此但宗
臣誼與國共存亡明知禍害總期於君悟俗改而以守死
善道明其初終不渝之意自帝高陽至彭咸遺則爲一大
段是大夫自明守死意以後篇中所云溘死危死前聖前
修等語皆與此相應中間或以四句爲一章或以八句爲
一章一章各指一事而言但俱屬由任而疏時說章法自
明自長太息至前聖所厚爲二大段中間怨君美政不修
歸罪於黨人而以已之不能與黨人爲羣結以伏清白死
直應上彭咸遺則意章法同上自悔相道至豈余心之可
懲爲三大段中間見君能悔其所爲則必召已共修美政
功業不難立就因又想黨人忌已已深勢難復用進不入
二句是承上轉下以下亦各以四句八句爲一章是大夫
欲於見替後率性一意獨行顯其志行不見誑於黨人而

結之以解體。未悔應上九死。及彭咸意。合上段。俱是由疏而替時說。引下女嬃一詈。來生出下面許多奇峰。實則騷之大意至此已盡。女嬃至忍。與此終古合四小段。爲一大段。波瀾俱從姊詈其姪直二字生出。蓋大夫將往觀乎四荒。只求楚國志行同己之人。與結知心。不自知爲姪直也。直到姊詈其姪直。因想我屬宗臣。忠言諫君。本非姪直。聞姊言後。見已志行不諒於姊。何況他人。而以不予聽。一嘆作小住脚。且將往觀四荒之念。放下。想到折中前聖。明其果屬姪直。與否前聖二字。遙應上前聖所厚。而以沾余襟之浪浪爲小住脚。跪敷衽二句。又是承上起下。因重華不爲折中。想到見帝。帝闈不內。因發出世溷濁一嘆。爲小住脚。因帝闈不爲折中。想到求女。總是欲折中。其爲姪直與否。因女不可求。發出溷濁一嘆。爲小住脚。下用閨中四句。作大劈落。而以不能忍。與黨人終古結住。仍遙應上欲依彭咸遺則意。爲四大段。中間亦各以四句八句爲一章。惟見帝求女二嘆。各以二句爲章法。索瓊茅至觀乎上下。合下巫咸二小段。爲一大段。索瓊茅至狐疑作小住脚。靈氛教以九州求女。是主。巫咸教以九州擇君。是賓。仍以上下

求女結住前以索瓊茅二句領下後以巫咸將夕降二句領下遙為章法下亦各以四句八句為一章為五大段靈氛告余以吉占至末為六大段中亦各以四句八句為一章前後章法一絲不亂中間起伏迴合照應已盡各截分許細閱當自得之

折中重華有詞用實寫折中上帝帝閤不納止發一嘆咄然而止用虛寫求女四次三次不合求到處妃合矣讀者正要聞其折中之語却因其無禮改求咄然而止實中虛也靈氛巫咸不過局外之人使之占九州女可求否初非

心中之所屬意而折中語却即借此兩人發之告靈氛語雖峻尚未激烈告巫咸則大聲疾呼矣虛中實也前兩番到崑崙不過偶爾經涉未將其中細加物色固在人意思之內是虛寫下面從吉占之行是決意到崑崙讀者定意此時必有所遇之女必有折中之言豈意止到西海望故鄉咄然而止此豈在人意想之內乎是實中用虛寫文心離奇變化真是開天闢地所無

周平園

